



千古大儒 王阳明

周明河 著

字字句句，真实生动，
完整讲述王阳明的传奇一生，

条分缕析，透彻深入，带你领会
心学的神奇智慧和无穷力量！

千古大儒 王阳明

周明河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千古大儒——王阳明 / 周明河著. — 北京 : 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 2017. 11

ISBN 978-7-5057-4212-3

I. ①千… II. ①周… III. ①王守仁 (1472-1528)
—传记 IV. ①B248. 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48705号

书名	千古大儒——王阳明
作者	周明河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787×1092毫米 16开 21.25印张 290千字
版次	2017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4212-3
定价	42.8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目 录

第一章

一个梦想做圣贤的世家子弟

001

一场父子间的交锋	002
读书家风育出一个奇儿	006
尚武少年做了京城游侠	012
在道观忘归的新婚之夜	018
格物引来的疾病	022
科场失意的风流雅士	025
沉溺佛老欲入山修行	032

第二章

王阳明的问道之路

037

督造陵墓时获赠一把宝剑	038
在清吏司开了一个好头	044
身在仕途不忘神仙之事	050
阳明洞中如开天眼	055
幸遇知音湛若水	061

第三章

龙场：那九死一生中的顿悟

069

被权宦刘瑾下入锦衣卫狱	070
穷山恶水迎来了一个大儒	076
佯狂避世非不得已	083
同是天涯沦落人	088
再觅阳明小洞天	093
百转千回中悟得一点真知	100

第四章

东山再起，重在京师开坛讲学

107

争辩朱陆的异与同	108
走向知与行的合一	113
兔死狐悲物伤其类	120
庐陵知县为民分忧	125
救民从救火开始	131
京师铿锵三人行	137
再辩朱陆惹风波	143
知音被迫天各一方	150

第五章

传道授业于江淮地区

155

王门也出了一个颜回	156
南游名山生出一段中日奇缘	163
寂寞滁州成了讲学首地	170
定论朱子再起波澜	175
一介文儒竟被赋予巡抚重任	181

第六章

在南赣靖乱中一展长才

185

- 惶恐滩前的牛刀小试 186
- 治乱世当用重典 189
- 进剿漳南报捷音 195
- 成为终生之痛的祥符宫阴谋 202
- 再鼓余勇扫荡山中贼 208
- 满座皆贤能的巡抚衙门 215
- 忙里偷闲游名胜 219

第七章

在平叛宁王时费尽周旋

225

- 朱宸濠的仓促起兵 226
- 一番虚虚实实让宁王方寸大乱 231
- 惊心动魄的鄱阳湖决战 237
- 正德御驾要南征 241
- 百般周旋送瘟神 247
- 嬉游天子在归途中乐极生悲 252

第八章

致良知，打开了学至圣贤的门径

259

- 来自泰州的狂徒 260
- 圣门正法眼藏——致良知 264
- 心怀不平辞封爵 272
- 师生热议乡愿与狂狷 276
- 政潮汹涌的大礼仪之争 280
- 书信论学终不辍 285
- 良知乃心之本体 295

第九章

日暮途远，尽显一生光明 299

天泉桥上再论“四句教” 300

以文教改造穷乡僻壤 304

上疏为功臣鸣不平 309

此心光明无多言 314

迟来的身后哀荣 319

附录：王阳明年表 321

主要参考书目 327

后记 328

他不禁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道：“科举、做官，未必是第一等事吧。世上第一等事，或许是学为圣贤。”

那先生听了也不觉得奇怪，一个无知少年读书读傻了，自会把圣贤的话当真，然而世间行得通那些大道理吗？若行得通，岂还有那些贪官污吏的藏身之地？

果不其然，小阳明虽然晓得“学为圣贤”的大道理，但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爱玩爱闹依然是其天性。很快他又迷上了下象棋，于是一天到晚地找人对弈。

一场父子间的交锋

大明成化十九年（1483）的北京城，一个晴朗的春日午后。

一群刚刚散了学的孩童不去乘风放纸鸢玩，却十几个一群聚在一起，像模像样地在操练战阵一般。他们手里都拿着一根长短差不多的细细的木棍，或挥舞或直立，玩得非常投入。

在这群孩子当中，有一位十一二岁的小家伙是他们的“指挥”。

这个小家伙戴着一顶不知从哪里找来的破头盔，还裹着一件由大人的旧衣服改成的“披风”，打着绑腿，腰里别着一把木剑，好似一身戎装打扮。

这个小家伙玩得更是有板有眼，只见他的身边还整齐地放着很多自制的小军旗：他手上的大军旗一挥，“手下”的那帮小孩便聚合成战斗队形，一派精神抖擞、蓄势待发的劲头儿；小军旗一挥，小孩们又四散为操练队形；再一鸣钟，就到了中间休息的时刻。

每当“指挥”手上的大小令旗上下、左右挥舞时，小孩们便配合着演练出各种阵形来，虽然没有那么逼真，倒也煞有介事。

有些路过的大人看了都忍俊不禁，可是这帮小孩却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没有一个不尽力配合“指挥”的调遣。

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喜欢跟自己的“指挥”在一起玩，也因为他们的“指挥”会经常拿各种果品、点心给他们吃，表现出色的还有特殊奖励呢。

“小三子，你今天没吃饭啊？”当“指挥”看到今天的队伍里有个小孩有气无力、拖拖拉拉时，便厉声说道，“要不你下次别来了，我们兵在精，

而不在多。”

“回大人，小的今天有些跑茅子，都拉了好几回了！”那叫小三子的小孩连忙辩解道。

这时不少小孩都没忍住，笑了起来，但那“指挥”却郑重其事地说道：

“哦，跑茅子？这样啊，好汉也挨不过三泡稀，你且歇着去吧！”

看来这位“指挥”治军还没那么严明，倒是很有人情味。而他话音刚落，这帮小孩竟都笑得前仰后合了。

“指挥”见状，于是凛然正色，愈加一本正经起来，开始给“广大将士”训话：“前者，我们的训练已初见成效，今番闻仇虏以大兵犯我边境，此英雄用武之时！正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大敌当前，全军将士还要戒骄戒躁，辛勤操练，务必一鼓作气打败敌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尽管他一副滔滔不绝的样子，可惜他的话里还夹带着很重的浙江味儿，这帮北方的小孩粗听起来只觉似天书一般。

最后，那帮小孩也不管听到的是什麼，只一味齐声高呼道：“保家卫国，报效朝廷！”

这位“指挥”大人姓王名守仁，字伯安，正是我们本书的传主“王阳明”。他是一年前才同祖父从浙江余姚老家来到京城的，因为他的父亲此时正在京城做官。

这群小孩之所以衷心拥护“指挥”的统率，不仅是因为能常常从他那里得到一点甜头，也是因为小阳明功课特别好，又特别仗义，总是乐于帮助他们应付先生的考试。另外，他还有些身手，有花样，玩起来也是别出心裁，总让大家乐此不疲，所以有些小孩竟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以至于言听计从。

演练战阵是活泼好动的小阳明最近才发明的新花样，有时候他们玩得还不尽兴，心痒难耐之际，便趁着先生们都不在的空当儿，不待在塾里好好背书，都偷跑出来撒野。

这样子闹了几回，管事师傅念在阳明的父亲龙山公王华的面子上，便没有对阳明严加训斥。而且阳明这个孩子实在不大好管，他常常能把先生们捉弄得哭笑不得。

当时的先生闲极无聊，多爱当堂昼寝。有一回，一位先生在昼寝后扬言道：“我乃梦周公也。”次日，阳明也当堂昼寝，结果被先生叫醒了。

先生一脸怒气地说道：“你竟敢如此！”

阳明于是回道：“我也去见周公了。”

“你也去见周公了？那周公怎么说？”

“我问周公昨日可曾见过先生，周公说，昨日未曾见尊师到访！”

话说又有一回，阳明临摹了一幅《村童闹学图》来捉弄一位正在熟睡的先生。待先生醒来要发作时，只见画的背面题写着：“是必先有先生偷懒，然后才有学生大闹学堂，勿谓言之不预也！”

这先生见阳明说得有理，只得压住火气，以后再犯困时便远远地离了学堂，生怕学生们在自己身上搞鬼。

无奈之下，管事师傅只得请王华这位前科的“进士第一”亲自出马了。这位将来要做帝王师表的王状元，管教自己的儿子应该不在话下吧。

这一天，阳明正跟往常一样又溜出学堂，跟伙伴们玩得不亦乐乎。他仍跟以往那样制大小旗居中调度，但见他左旋右旋，略如战阵之势，仿佛轻车熟路一般^[1]。

“云儿，你不专心在学里诵读，跑来这里做些什么？”没想到父亲大人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云儿”是阳明的小名。眼见父亲突然杀出，阳明倒也没有慌张，只是以一副小大人儿的口气学着戏文里说道：“一刀一枪，博个封妻荫子！”

“混账之言！”听到儿子的志向居然是想做个武夫，王华不免有些生气，“我家世代以读书传家，所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

[1] 参见冯梦龙《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

有读书高’，书读得好一样可以显贵，这个道理你都不懂？”

王华受祖风影响，是个颇淡泊宁静之人，虽然他如今身为当朝状元郎，但功利之心却少有。只是他今天顺着儿子的话，不能不显得俗气一些。

“读书怎么显贵了？”

“书读得好，自然就可以为官做宰！如父亲我中这状元，多少人羡慕，便是读书之力！”

“父亲中状元，子孙世代还是状元否？”小阳明从小跟常年在外的父亲有点生疏，所以敢于顶撞。

“父亲中状元只止父亲，你如果想中状元，还得自己去勤读苦学。”

“只有一代，虽状元也不稀罕。若孩儿他日得封公侯，不仅孩儿可以流芳青史，子孙余荫也可得长久！”阳明针锋相对道。

听到儿子居然这样贱视自己二十载寒窗苦读才换得的这个“状元”头衔，王华的脸上已经有些挂不住了，但他还是忍着没有发作：“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你怎就知道自己不在这万骨中？便是你有幸做了那将军，那公侯也是好封的？便是成了那公侯，又真有几个得青史流芳的？”

远了不消说，单是这大明开国功臣中，有几个落得了好下场？王华一想到这里，就气不过儿子的意气用事，生怕他小小年纪便误入歧途。

“我大明立国已过百年，三十三科出了三十三位状元，这三十三位状元，又有几个能得青史流芳？”

没想到儿子还敢回嘴，而且更加放肆，王华终于忍不住了。再看儿子那身又是头盔又是披风的不争气的装扮，王状元一下子就来了气，于是上前一把夺过一个孩子手中的木棍，对着儿子就是一顿暴打。

那阳明虽然调皮得很，但最是个讲“理”的人，他并不躲闪，只是梗着脖子由着父亲打。王华见儿子这般冥顽不灵，愈加来气，下手更重了。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阳明大喊着，他还嫌把父亲气得不够。

好在那管事师傅恰好赶来，及时劝解开了，不然气头上的王状元肯定要

把儿子打个动弹不得。

“哎呀，龙山公，犯不着这样的！小心气坏了身子，童言无忌嘛，守仁还小，慢慢地他自然会明白您的苦心……”那管事师傅道。

“你别看他人小，主意大着呢！他今天既能说出这些混账话，保不齐明日就弃我圣贤之书如草芥！”

“呵呵，龙山公多虑了，且不说这孩子聪明过人，便是尊家这几代读书明理的淳厚家风，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守仁又能不肖到哪里去？公有所不知，在下开馆授徒已逾三十载，何样学生没见过，便是再不服管教的，只要他心术正，也未必没大出息的……”

“话虽如此说，我也不望他有什么大出息，只要别给我惹事就好，别坏了我祖宗的名声！反倒是家父，总是对这个孩子赞不绝口、百般爱护。我今儿这一回家，倒不好跟他老人家交代了，呵呵……”

说到这里，王华便跟那管事师傅讲起了去年的一段往事。那时正是王华的父亲王伦携阳明来京途中，他们路经镇江时，特意慕名到淮扬对岸的金山寺歇宿。

读书家风育出一个奇儿

大明成化十八年（1482），南直隶镇江府金山寺，一个皓月当空的静夜，长江东流的奔涌之声从北方隐隐传来。

一班留宿在寺的游客闲来无事，又不愿辜负了这大好月色，便围拢在一起开始吟诗赏月。为了助兴，有人甚至还吹奏起了玉箫，但闻其曲调清静幽远、意味绵长，令人无限遐思……

杯酒、歌诗助兴的节目上，轮到一位六旬老人作诗了。这位老人平素风雅得很，诗酒文章自然不在话下，此番他在心里试拟了好一阵，但都不甚满

意，正有些犯难。毕竟上了年纪，才力已有所不及。

恰在这时，老人身边十一岁的孙子突然站了出来，他要帮爷爷解围，只听这位秀气的少年从容赋诗道：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扬水底天。

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众人初闻之下，惊异不已，于是便又让少年细细吟诵了一遍，方觉其中有动有静、有张有弛，意境高妙，甚是不同凡响。虽则还不是那么工整，但出自一个少年之口，不禁让人称奇！

做爷爷的保持着一份镇定姿态，嘴上虽不言语，但孙子如此富于捷才，心里自然格外高兴。然而众人还有些怀疑，要命题试探少年一番，于是便有人提议，要少年以山、月为题，再作出一首诗来供大家品鉴品鉴。

还没容爷爷客套一番，但见毫不示弱的少年抬头看了看天空中的明月，又环顾了一下四周的群山，低头略一沉思，便缓缓地吟诵道：

山近月远觉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

若有人眼大如天，还见山小月更阔。

“好诗！好诗！”众人一致赞赏道。

这首诗不但别有韵致，还有一种玄理在其中，极能显示一个人的洞察能力与聪明才智！这一次，众人是真的服气了，都大赞少年是“神童”！

讲到这里，聪明的读者都已不难猜测出这少年究竟是谁，他正是我们本书的传主、十一岁时的王阳明。

阳明本名王守仁，字伯安，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余姚县的一个书香门第，父王华，母郑氏，初名“云”，五岁时才改作

“守仁”。

针对阳明改名一事，还有个真假难辨的典故在其中。

话说在阳明出生的时候，其祖母岑老夫人梦见有一神人降祥云而至，将一婴儿送与老夫人，于是家里便以“云”字为此孩命名，以纪念仙人的恩赐。这个故事后来被亲朋好友们广为流传并传布乡里，从此阳明诞生时所在的那座楼房便被命名为“瑞云楼”。

可是小阳明到五岁时还不会说话，急坏了家人。有一次，他与一帮孩子在街上玩，路遇一个道人，这道人突然停下来端详了小阳明半天，最后丢下一句：“好个孩儿，可惜道破！”

阳明的爷爷听说了此事，才顿悟到原来是自家道破了天机的缘故，于是为孙子改名为“守仁”，“仁”与“伯”都是那时为长子命名的方式。果然，小阳明很快就可以开口说话了。

王家的先祖据说正是出自“书圣”王羲之一脉，真可谓大雅之风源远流长。

由阳明往上追溯六代，皆为不同凡俗之辈，真是百年树木家有余荫，亦正如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所道：“夫水土之积也厚，其生物必蕃，有以也夫。”良好的家庭成长环境，无异于肥沃的土壤，对于参天大树的长成往往是至关重要的。

阳明的六世祖王纲，是个文武全才，并擅长识鉴人物。明太祖洪武初年，受浙东文士集团精神领袖、诚意伯刘伯温的推荐，王纲被征至京师。后来他官拜兵部郎中，又擢为广东参议，到任后恰值苗人作乱，王纲不幸殉国于广东增城。

五世祖王彦达号“秘湖渔隐”，父亲殉国时他才十六岁，他深痛父亲之死朝廷未以厚礼安葬，又见仕途异常险恶，遂绝意于仕进，一生都过着隐居生活，朝廷几次征召，都避而不应。王彦达不以粗衣恶食为意，躬耕奉养老

母之余，仍不忘诗书传家，曾经取出先世所遗留的书卷，对儿子们嘱咐道：

“今天要你记住，勿废弃我先人事业，为父并不望你们将来做官！”

四世祖王与准伟貌长髯，绍承家学，精究《礼》《易》，并曾著有《易微》数千言。受父亲的教导，王与准也终生未出仕。由于他会打卦，所以知县等官长常找他去算卦，有一次终于弄得他不耐烦了，便当着知县派来的人把卦书烧毁，并言明心志道：“我王与准不能为术士，终日奔走豪门，谈祸福。”后来，朝廷有司再次访求遗贤，与准为了躲避官差的纠缠遂逃入山中，竟不小心弄伤了腿，由此因祸得福，不再被列入征召之列。为了感念那块把自己的腿伤了的石头，与准便自号“遁石翁”。

三世祖王杰是与准的次子，也是一位淡泊名利的饱学之士，且著述甚丰。朝廷号召天下推举异才，王杰被府县强行荐举入京，次年竟不幸病亡。

阳明的祖父王伦，字天叙，生性酷爱“君子之友”——竹，所居轩的四周都种满了竹子，他时常悠然地啸咏其中，人称其为“竹轩先生”。不仅如此，只要看到有人砍伐竹子，王伦总是忍不住上前制止，并心痛地说道：“此乃我直谅多闻之友，我不忍见其遭伐毁也！”

王伦博览群籍，尤好《仪礼》《左氏传》《史记》等书，曾著有《竹轩稿》《江湖杂稿》等书。其人志趣高雅而生性平淡，在家乡以教书为业，时人常把他比作东晋的陶渊明及北宋的林和靖。阳明幼时，常围绕在爷爷身边听其读书，自己默加记诵，加之聪明出众，所以天性显得早熟。爷爷喜爱孙子的聪明伶俐，小阳明又是跟着爷爷长大的，所以祖孙二人感情极深。

阳明的父亲王华是科举制度下的佼佼者，曾在成化十七年高中状元，这份尊荣几乎是后代无法超越的了。然而不承想，作为王华长子的阳明竟成为有明一代首屈一指的旷世大儒、命世人物，恰证了孔子所谓：“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父亲对儿子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王华作为一位才德兼备的儒士，在那个时代也是备受推崇的，他的一言一行自然对儿子起到了言传身教的作用，虽

然少年时代的阳明显得有些“另类”。

话说王华年轻时，曾在家乡余姚附近的龙泉山寺院中读书。他的同学中有不少富家子弟，他们心知这寺院的香火是靠着他们父祖的施舍才得以繁盛的，所以在寺中向来横行无忌，根本不把和尚们放在眼中，还常常以恶作剧捉弄他们。不过有一段时间，寺院里因为“闹鬼”，同学们都四散回家了，只有王华还坚持留在寺里读书。

一个风雨之夜，王华照旧苦读，记诵之余，只听到外面又传来“鬼”的怪叫。可是王华仍旧神情自若，安然地读着自己手上的书，对外面的声响充耳不闻。次日，一个和尚专门跑来问王华道：“他们都走了，你一个人留在寺里，晚上不害怕吗？”

“我心里没有什么愧疚之事，有什么可怕的？”王华慨然道。

“昨晚上又闹鬼了，你不知道吗？”

“如果真有鬼，你们都不怕，我又怕什么？只怕是有人装神弄鬼吧！”王华微笑道。

见王华如此聪明，品性又佳，和尚们这才说了实话——原来这“鬼”正是他们一干僧人装扮的，而他们装鬼的目的是吓唬吓唬那帮胡作非为的富家子弟，省得他们整日搅扰佛门清净，又给自己报了一箭之仇。最后，和尚们对王华不禁叹服道：“你这般年纪，就有这样的好修为，将来必定出人头地！”

王家数代志行超卓，又不忘诗书传家，终于结出了王华这颗闪耀的硕果。想当初，那还是在成化初年，时为浙江学政的张时敏，在对余姚的一帮士子进行过仔细考校后，便大胆地断言道：“谢迁与王华两位最优，他们将来都是状元的材料，前途无可限量。”果然被他言中，谢迁后成为成化十一年的状元，日后终为一代名相；王华则得中成化十七年的状元，只是在仕途正如日中天之际，因遭遇刘瑾之祸而未能遂志。

宁良当时是掌管浙江一省民政的布政使，他想为宁家子弟挑选一位启蒙良师，于是便请张学政推荐。于是张学政推荐道：“浙江士子之中，学业优